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2年9月12日至10月7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包括发展权

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现状和祖传文化的经验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佩德罗·阿罗霍-阿古多的报告

概要

土著人民历经数个世纪的殖民、暴力和统治，往往被迫居住在生活中条件恶劣的边缘地区，但他们通过自己的传统做法，在可持续管理水生态系统以及民主治理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全球水危机的宝贵方法。而今，采矿、建造巨型水电站大坝、发展大型农牧业、大规模攫取土地和水资源以及在其属地上发展大型旅游项目，正在破坏和污染土著人民的水源，使他们的生计面临危险。各国政府有义务保障土著人民的自决权、自由和知情协商的权利以及在其属地遭到任何干预前表示同意的权利：国家必须采取必要手段，保障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包括进行尊重其祖传世界观、知识和做法的文化间对话。



一. 引言

1. 土著人民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其祖传属地的现有生物多样性和水生态系统及其水域的质量，这不仅有益于土著人民自身，也有益于整个社会。此外，他们认为水是一种共有物，人人都可使用，但不独属于任何人，这一观念是基于社群的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管理的一个宝贵范例。
2. 在如何应对全球水危机方面，土著人民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包括在可持续管理水生态系统和民主治理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
3. 土著妇女在传统上一直扮演着水资源看护者的角色，包括通过仪式和精神习俗。然而，尽管她们承担运送餐饮、家庭和卫生用水的重任，却往往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4. 近年来，土著人民的自决权以及拥有和使用其属地和资源(包括水域和水生态系统)的权利已获得国际承认。然而，他们在实现这些权利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5. 在一些国家，由于不承认土著人民作为独特民族的存在，他们的人权受到威胁。即使正式承认，这也不一定转化为对土著人民世界观的尊重，也不一定转化为土著人民对其水源的有效控制。
6. 因此，在土著人民的属地上，掠夺土地和水资源的行为仍在继续，包括通过建造大型水电站大坝和发展农业企业、采矿作业、毁林和发展旅游业，这些做法无视土著人民权利，破坏其水源，而且往往会引入有毒物质。
7. 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土著领导人因反对这类项目而被定罪，同时伴有威胁、暴力及杀害土著领导人和环境人权维护者的现象。
8. 为确保土著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保障土著人民对其属地的有效控制，在采取任何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前，包括影响到其水源和水生态系统的行动，应落实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
9. 落实这项权利是各国政府的义务，各国政府还必须切实保障土著人民反对项目的权利、人权维护者和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充分诉诸司法、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机会。
10. 自决权还意味着土著人民与非土著人民平等地参与管理其属地以外影响其水源的流域，并参与规划和执行气候变化行动。
11. 本报告重点介绍生活在自己属地上的土著人民和流离失所并在农村地区重新定居的土著人民。本报告不评估已迁移并生活在其社群外的土著人民的情况。

12. 特别报告员按照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受保健科学、诊断、预后和治疗启发提出的方法,¹ 确定了: (a) 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面临的风险和对这些权利的侵犯; (b) 土著人民从他们的世界观、知识和社群水管理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13. 在编写本专题报告时, 特别报告员征求了土著人民和组织、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二. 基于土著人民世界观和知识的水资源管理

A. 土著人民是谁, 他们生活在哪里?

14. 土著人民遭受了殖民化和暴力统治, 这导致他们的文化灭绝, 被迫融入主流社会。因此, 许多土著人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属地, 迁至往往难以进入、资源较少、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 但国家在这些地区并不提供或不愿提供公共服务, 特别是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15. 特别报告员承认, 对土著人民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 在亚洲和非洲, 对“土著人民”一词的使用仍有争议。² 在一些国家, 土著人民除其他外被称为部落居民、山地部落、在册部落、阿迪瓦西人、贾那贾提人、狩猎-采集者、牧民、族裔群体、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或少数群体、第一民族/人民、原住民和土著人。因此, 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本报告的范围以土著人民的自我认同为基础。

16. 世界土著人口估计为 4.76 亿, 占世界人口的 6.2%, 生活在 7 个社会文化区域的 90 多个国家。亚洲及太平洋约有 3.35 亿土著人民, 非洲约有 7 700 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约有 5 400 万, 北美约有 700 万, 欧洲和中亚有 40 万。³

17. 土著人民的属地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25%, 其中包括所有受保护土地和生态完整景观的约 40%:⁴ 土著人民在其属地上保存了 80% 的余存陆地生物多样性。⁵

¹ J. Galtung, C.G. Jacobsen and K.F. Brand-Jacobson, *Searching for Peace: The Road to TRANSCEND*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²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及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 《非洲委员会土著居民/社群专家工作组报告》(2005 年, 哥本哈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国家人权机构手册》(2013 年, 日内瓦)。

³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执行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 第 169 号: 迈向包容、可持续和公正的未来》(2019 年, 日内瓦), 附录 A.2, 第 139-145 页。

⁴ S.T. Garnett and others, “Nature Sustainability: A spatial overview of the global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lands for conservati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vol. 1, No. 7 (2018), pp. 369-374.

⁵ C. Sobrevila, 《土著人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常被遗忘的天然伙伴》(2008 年, 华盛顿, 世界银行), 第 102 页。

B. 土著人民看待水、属地和尊重自然的世界观

18. 土著人民一词体现了他们的信仰、语言、文化和生计，以及他们与传统属地和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⁶ 生活在自己属地内的土著人民通过行使自决权，维护和加强其祖先留下的传统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⁷ 为确保土著人民的生存、尊严和福祉，并行使其固有权利，土著人民必须拥有、保护和管理其属地、土地和资源。

19. 2003 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水论坛上提出的《土著人民京都水宣言》认为，水是地球母亲的恩赐，并申明了跨代管理的责任。在许多土著民族的传统中，水就是生命本身。水不是作为一种资源来看待或管理的，而是被看作是一个包括其他自然资源和生物在内、相互关联的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水管理的基础是属地整体观以及对河流、泉水、湖泊和湿地的深深尊重和关怀。

20. 在墨西哥，Zapotecan 人相信水就是生命，为了保护生命，他们需要保护森林和属地。⁸ 在北美 Lakota 族的语言中，“mni wiconi”的意思是“水即生命”。对于来自北欧和西伯利亚的萨米人来说，获得和使用传统土地和水域是发展其 árbediehtu(传统知识)的先决条件，他们有义务悉心管理这些资源。

21. 特别报告员对将水视为商品的做法表示关切。他认为，水不应作为一种从自然索取的资源而被分割或私占。相反，他主张从基于水资源的办法过渡到一种围绕基于生态系统的水管理办法提出的新模式，以促进水循环的可持续性。土著人民对水、河流、泉水和湿地的整体观与这种生态系统办法以及将水视为共有物的观念是一致的。⁹

22. 土著人民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关心他们的河流、湿地、湖泊和泉水，并将水作为一种共有物加以管理，因此，他们几十年来一直积极反对将水商品化和私有化。¹⁰ 在目前水有多种用途的复杂环境中，遵循土著人民的做法，对水源进行可持续管理需要在流域一级进行规划和管理，在许多情况下，流域超出了许多土著人民属地的边界。因此，土著人民属地上所有河流的质量和流量取决于上游和下游的管理方式，甚至超出了属地的边界。

⁶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与土著人民共同制定的土著人民粮食系统白皮书》(2021 年，罗马)。

⁷ 见 [E/C.19/2020/7](#)。

⁸ T.E. Martinez-Cruz, “Encounters in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the hybridization of the culture of maize”, *On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The Making of Technology-driven Interventions and the Encounter with the MasAgro Programme in Mexico*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2021), pp. 83-104

⁹ [A/HRC/48/50](#)，第 10 段。

¹⁰ 见《卡里-奥卡宣言》和《土著人民地球宪章》(1992 年)。

C. 土著人民的自决、基于社群的水管理和祖传知识

23. 在土著人民的世界观中，水属于每一个人，应该作为一种共有物继续提供给所有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发展了参与式、整体性和可持续的社群水管理系统，为饮用、宗教仪式、烹饪、洗涤、牲畜和耕作供水。例如，危地马拉 Totoncapán、Sololá 和 Chimaltenango 土著人民的交叉水管理系统有类似的通过社群大会组织的决策机制，他们都认为水是一种涵盖其属地上的人和森林在内的神圣生命存在。¹¹ 埃塞俄比亚的 Borana 人有一个传统的社群水管理系统，称为 Gedaa，其基础是水井委员会的地方管理体系。作为随牲畜迁移的牧民，他们有权向相关的水井委员会申请许可，从最近的水井取水。邻近社群共同努力维护水井，如问题不能在地方一级解决，则向 Gedaa 的中央机构求助。¹²

2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水资源管理的主流做法往往认为土著人民的水资源知识和管理制度不科学或仅为民俗，无视他们的知识是生活在属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证经验。¹³ 例如，安第斯地区(厄瓜多尔、秘鲁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使用 Waru Waru 或 Camellones 祖传制度，该方法通过利用暂时淹水的方式管理土壤和水，以实现农耕的目的。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 Konso 人被认为是世界土壤保护实践的领导者：¹⁴ 他们在山坡上建造梯田，以蓄存和引导雨水径流，并建造淤泥拦阻沟，以防止具有战略意义的雨季蓄水池塘堵塞。¹⁵ 由育空河部落间流域理事会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协调的土著观察网包括加拿大育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第一民族部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阿拉斯加土著部落。该网络制定社群监测方案，以保护其属地的水域和土地，并加强土著环境治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著水质网络。¹⁶

25. 正如《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3 条、第 4 条和第 32 条(第 1 款))所承认的，土著人民有着自决、决策和机构自主的悠久传统。土著人民自决权的一个关键要素包括须就可能影响其生活和属地的项目征求其意见的权利，并有权给予或拒绝给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2021 年，经过长期谈判，墨西哥政府承认协调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爱护和保卫水资源组织(一个由瓦哈卡州中部山谷 16 个土著

¹¹ “Estudios de caso de comunidades indígenas en Totoncapán, Sololá y Chimaltenango, Guatemala”, Observatorio Económico Sostenible, Universidad del Valle de Guatemala, 2019.

¹² B.M. Behailu, P.E. Pietilä and T.S. Katko, “Indigenous practices of water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services: Case of Borana and Konso, Ethiopia”, *SAGE Open*, vol. 6, No. 4 (2016).

¹³ M. J. Xón Riquiac, “Ri oj qawinakil: Enunciaciones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sobre el agua: debates endógenos en diálogo”, in L. Viaene and M. J. Xón Riquiac, *Aguas Turbias: Extractivismo (neo)liberal, acción jurídica indígena y la transformación del Estado en Guatemala* (Proyecto ERC RIVERS, 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 2022), pp. 131-157.

¹⁴ Y. Mulat, “Indigenous knowledge practices in soil conservation at Konso people, south-western Ethiopia”,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vol. 2, No. 2 (2013).

¹⁵ B. M. Behailu, P. E. Pietilä and T. S. Katko, “Indigenous practices of water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services”.

¹⁶ N. J. Wilson and others,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as the practice of indigenous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indigenous-led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n the Yukon River Basi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 210, 2018, pp. 290-298.

人民社群组成的组织)的作用,即代表他们在含水层管理中行使自决权、自治权和参与权。该国政府为土著人民根据自身法律管理地下水开采颁发特许权。

26. 在马来西亚,沙巴州承认 tagal 制度,这是土著人民世代使用的一种传统社群水管理做法,其基础是养护和保护其属地内的水道和水源,以确保获得清洁和未受污染的水。¹⁷

27.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管理超出土著人民属地边界的河流流域或含水层等大片属地上的水资源方面,土著人民若要拥有自决权和有效参与,就必须在相应的决策机构中与所涉非土著人群享有平等的代表权。

28. 尼加拉瓜有两个加勒比海沿岸自治区,那里的土著人民、非洲裔和其他非土著人享有水管理共同自治权。水和卫生设施委员会促进土著人民和非土著人民对这些服务进行平等治理。在新西兰,政府和 Ngāti Maniapoto 毛利人达成了共同管理 Waipā 河的共同治理协议。¹⁸

D. 土著妇女及其与水的关系

29. 在许多土著文化中,妇女作为水的运送者和管理者的作用与她们作为生命赋予者的作用联系在一起。¹⁹ 她们肩负着为后世后代看护水资源的神圣使命。因此,水对土著妇女的身份、文化传统、精神习俗、知识和健康至关重要。对第一民族来说,正如来自地球母亲的水给我们带来生命一样,妇女在怀孕期间在子宫里承载着生命和水。²⁰

30. 土著妇女和女童不仅确保优质水的供应,她们还在精神仪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她们保护水体不受污染,爱护森林,种植树木、植物和草药,以保持土壤吸收和蓄存水分的能力。例如,澳大利亚 Anmatyerre 人的土著妇女组织到水坑露营,将她们的知识传授给年轻女孩,并在蓄水点建起围栏,防止动物进入以保护水质。²¹

31. 土著妇女从一开始就在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拟订工作,该宣言第 22 条提请注意土著妇女的权利和特殊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妇女在倡导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

¹⁷ 见 PACOS 信托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¹⁸ M. Parsons, K. Fisher and R.P. Crease, “Transforming river governance: The co-governance arrangements in the Waikato and Waipa Rivers”, in *Decolonising Blue Spaces in the Anthropocene*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Switzerland, 2021), pp. 283-323.

¹⁹ K. Anderson, B. Clow and M. Haworth-Brockman, “Carriers of water: aboriginal women’s experiences, relationships, and reflect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60 (2013), pp. 11-17.

²⁰ 见第一民族大会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²¹ L. Wirf, A. Campbell and N. Rea, “Implications of gendere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water allocation processes in central Australi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vol. 15, No. 5 (2008), pp. 505-518.

权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也日益增强，Mazahua 土著妇女便是一例。这些妇女带领游行队伍前往墨西哥城，要求在她们所在的属地提供饮用水和卫生设施，Cutzamala 供水系统从她们所在的属地向首都输送大量的水。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她们与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在社群建立饮用水系统，并支持社群植树造林和湿地保护项目。²²

三. 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实现情况

A. 与土著人民权利关的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

32. 大会第 64/292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第 15/9 号决议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都承认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此外，大会第 70/169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33/10 号决议确认，水和卫生设施是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人权。

33. 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5 条，土著人民有权拥有、占有和使用其属地内的土地、资源和水域，其习俗、传统和土地保有制度应得到法律承认和应有尊重。此外，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在第 7、13、15.1 和 32 条中承认土著人民有权获得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并有权决定其在发展进程中的优先事项，包括尊重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及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34. 当土著人民宣称对其水域拥有主权时，这不仅包括将其河流、湿地、湖泊和泉水用于安全饮用和家庭用途，而且包括将其作为食物来源，例如用于捕鱼、灌溉或给牲畜饮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科恰班巴周围的土著人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水资源战争”，起因是一家名叫 Aguas del Tunari 的合资企业通知土著人民，他们饮用并用于灌溉土地的所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水将成为该公司的财产，他们必须为此支付费用。²³

B. 可用性

35. 直到几十年前，土著人属地一直有优质水源可用，这得益于土著人民的可持续做法以及土著人属地难以进入这一因素。然而，大肆采掘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影响和气候变化扭转了这一趋势，许多土著人民不再能够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获得安全饮用水。

36. 在加拿大，第一民族收到的饮用水警告数量多得不成比例，警告人们不要饮用可能不安全或已知不安全的水，而且与非土著人社群相比，饮用水警告的持续

²² A. C. Gómez-Fuentes, “Un ejército de mujeres.Un ejército por el agua.Las mujeres indígenas mazahuas en México”, *Agricultura, sociedad y desarrollo*, vol. 6, No. 3 (2009), pp. 207-221.

²³ R. Rocha Monroy and Engineers Without Borders, “La lucha contra la privatización en Cochabamba - Bolivia”, *Agua Rios y Pueblos*, 2009 (<https://fnca.eu/aguarios/la-lucha-contra-la-privatizacion-en-cochabamba-%e2%80%93-bolivia/>).

时间更长。²⁴ 在美国，大约 9.5% 的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家庭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1.8% 的家庭没有安全供水和(或)废物处理设施，而非土著人社群的家庭则不到 1%。²⁵ 拉丁美洲国家的现有数据显示，农村地区 57.5% 的土著人民家庭有安全供水，24% 有卫生设施。²⁶ 在东南亚，许多土著人民生活在农村社群，由于水坝、采矿和农业企业的影响，他们在获得清洁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方面面临挑战。²⁷

C. 可及性

37. 在获得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土著人民的属地通常位于最不利的地区。²⁸ 土著人民的居住地往往远离水源，水一般直接取自河流、池塘、溪流、水井或泉水，其中许多受到各种毒素的污染。一些土著人民通过管道将水输送到家中，但大多数情况下，水未经处理，不能安全饮用。²⁹ 国家始终未能提供基础设施，维持水和卫生服务，控制污染因素，特别是对被迫离开其属地的土著人民而言。例如，马来西亚 Orang Asli 社群的许多人流离失所并被重新安置，以便为经济发展举措让路。虽然他们最初享有可接受的生活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设施缺乏维护和能力有限，最终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³⁰

38. 在编写本报告前的磋商中，土著人民表示，当可用水受到污染时，依赖瓶装水生活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会对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和孕妇造成严重问题。此外，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阻碍使用水源。在获得卫生设施方面，尽管规定有享有卫生设施的人权，但许多土著人民仍然在露天排便或使用坑式厕所。通常情况下，没有排水系统，也没有适当建造和维护化粪池，导致水源受到污染。一般来说，没有废水收集系统，废水不经处理，做饭用水点也是社群成员洗手的地方。

²⁴ Government of Canada, “About drinking water advisories”,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2021 (cited 30 April 2022) (<https://www.sac-isc.gc.ca/eng/1538160229321/1538160276874>). 加拿大卫生部在保留地外发布饮用水建议：有三种类型的饮用水建议：“需烧开”；“勿饮用”；“勿使用”。

²⁵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afe water and waste disposal facilities”, Indian Health Service, 2021 (cited 15 March 2022) (<https://www.ihs.gov/newsroom/factsheets/safewater/>).

²⁶ 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平实验室：种族——获得服务”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lac-equity-lab1/ethnicity/ethnicity-education>)。

²⁷ 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权利的区域协商，2018 年，马来西亚。

²⁸ A/74/183，第 11 段。

²⁹ A. Fernández - Llamazares and others, “A state-of-the-art review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vol.16, No. 3 (2020), pp. 324-341.

³⁰ A/HRC/42/47/Add.2，第 28-29 段。

39. 在许多情况下，北极地区的土著人民自己从湖泊和河流取水，或接受罐车运送的不安全用水。³¹ 此外，他们必须用俗称“蜜桶”的塑料容器运走人类粪便。由于输水困难和家庭储水能力有限，土著人民没有足够的水来满足自身需要。³² 土著人民、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以确保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阿拉斯加原住民部落健康联合会与寒冷气候住房研究中心和 Kivalina 社群共同合作，试点建造了移动式替代卫生系统，该系统使用经过处理的水提供洗手设施，不再使用蜜桶，减少了接触人类排泄物的机会。³³

D. 饮用水质量

40. 土著人民常常认为河流、泉水和水井的清水可以安全饮用，因为传统上就是这样。但是，情况已不再如此，因为外部干预正在影响水质，这就需要国家采取行动，防止污染，确保可以饮用。特别报告员认为，国家必须与土著人民协商，保证获得安全用水，包括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保证采取跨文化办法。水质差和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影响到土著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

41. 有机或生物污染物可以处理，但有毒污染物既不能用通常方法净化，也不能氯化消毒处理。除了影响水的可饮用性外，杀虫剂和采矿产生的有毒排放物质还对许多土著人民赖以生存的林业、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等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在美国，由于在南达科他州的黑山采矿，松树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地下水受到汞和其他毒素的污染。³⁴

E. 可负担性

42. 在全球范围内，土著人民占极端贫困人口 18.7%，³⁵ 占农村地区极端贫困人口 33% 左右。³⁶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难以支付水和卫生设施费用，也难以进行必要投资以确保这些服务。由于社群中缺水、缺乏基础设施和(或)水质不安全，土著人民面临着几种选择：购买瓶装水，这是许多家庭负担不起的；建造水井和供水网络，这对许多社群来说是负担不起的投资；³⁷ 煮水，这需要时间，

³¹ A.L.Moore-Nall, “Issues related to water aff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Medical Geology*, (Springer, Cham, Switzerland, 2021), pp. 769-832; K. Daley and others, “Chemical and microbial characteristics of municipal drinking water supply systems in the Canadian Arctic”,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25, No. 33 (2018), pp. 32926-32937.

³² T.W. Hennessy and J. M. Bressler, “Improving health in the Arctic region through safe and affordable access to household running water and sewer services: an Arctic Council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rcumpolar Health*, vol. 75, Issue 1 (2016), p. 31149.

³³ A.L.Moore-Nall, “Issues related to water aff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p. 788.

³⁴ 见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³⁵ 劳工组织，《执行劳工组织<1989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169号)》。

³⁶ A/HRC/36/4，第7段。

³⁷ A. L.Moore-Nall, “Issues related to water aff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p. 789.

特别是对妇女来说，并产生电力或其他燃料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土著人民往往被迫依赖通过非正规系统供应的劣质水。³⁸

43. 土著人民申明，水和卫生设施方案和基础设施可能因缺乏资金、监测和维护而失败。方案通常只限于某个时期，没有可持续战略，在资金用完后就结束了。虽然一些政府提供补贴，使人们负担得起水，但土著人民往往难以参加此类方案。³⁹ 在柬埔寨，政府向一些土著人民提供了水井，但这些水井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用水需求。此外，似乎缺乏水质监测，⁴⁰ 使用的技术对土著人民来说是新技术，但又缺乏资金来提供适当技术操作方面的培训。⁴¹

44. 在马绍尔群岛，通过大学间协作、国际合作和 Ailuk Ook 地方渔业委员会，开发了一种新型、低成本、低技术的太阳能水蒸馏系统。⁴² 这是一个积极举措，为确保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提供了可负担、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F. 可接受性

45.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案的执行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往往是没有跨文化办法，不尊重土著人民的世界观、做法、知识和传统水管理制度，从而导致他们对这些举措不感兴趣。⁴³ 有时在推动偏远农村地区的水和卫生设施项目时，并不了解影响土著人民社群的具体问题何以不同于非土著人社群。在所有水和卫生设施项目的讨论中纳入文化间对话至关重要。⁴⁴

46. 澳大利亚的《国家水倡议》在水规划中纳入对土著人民至关重要的社会、精神和习俗价值观，以此确保土著人民有效参与对其造成影响的规划、政策

³⁸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气候变化与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特别专题报告，“气候变化对处于脆弱境况的群体和人口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影响”（第 2 部分，第 28 段）(<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water-and-sanitation/annual-reports>)。

³⁹ M. Pearce, E. Willis and T. Jenkin, “Aboriginal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paying for water in a water-scarce region of Australia”,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vol. 9, No. 1, 2007, pp. 21-32.

⁴⁰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关于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权利的区域协商，马来西亚，2018 年。

⁴¹ C.C. Teixeira, “Water supply on indigenous territories: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Brazil”, in *Crisis on Tap: Seeking Solutions for Safe Water for Indigenous Peopl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2011, p. 42.

⁴² L.Paeniu and others, *Overview of Water Security in Pacific Island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Best Practices*, Pacific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Suva, 2016.

⁴³ M. Tinoco and others, “Water cooperation between cultures: partnerships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for sustainable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s”, *Aquatic Procedia*, vol. 2, 2014, pp. 55-62.

⁴⁴ A. Jiménez, M. Cortobius and M. Kjellén, “Working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in rural water and sanit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Stockholm, 2014.

和项目。⁴⁵ 世界银行在阿根廷查科⁴⁶ 和哥伦比亚瓜希拉⁴⁷ 领导牵头开办的安全饮用水项目也使 Wichi 人和 Qom 人以及 Wayuu 人受益，减少了他们花在打水上的时间。

G. 法院在确保使用水体和获得安全饮用水方面的作用

47. 土著人民经常在国家和国际法院进行战略性诉讼，或诉诸土著法律和机构来实现其权利。在北美，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不同的机构和行动成果。显著的例子包括 Nadleh Wut'en 和 Stellat'en 的第一民族的 Yinka Dene'Uza'hne(世袭酋长)，他们制定了自己的水管理政策和质量标准，并成功地维护了在其传统属地上加以实施的权利。⁴⁸ 2021 年，加拿大政府与第一民族社群就全国范围内第一民族保留地长期发布饮用水警告一案达成和解。⁴⁹ 原告要求因缺乏可靠清洁水而遭受痛苦进行赔偿，并宣布政府必须在提供清洁用水方面与第一民族社群合作。

48. 美洲人权法院作出了有利于 Yakye Axa、⁵⁰ Sawhoyamaya⁵¹ 和 Xákmok kásek⁵² 土著人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命令巴拉圭政府供应充足的饮用水并建造厕所，同时规定了最低的每人饮用水供应量。同时，在 Lhaka Honhat 土著人民的案件中，法院命令阿根廷采取措施，通过保证永久获得饮用水和保护属地上的地表水和(或)地下水，确保 Lhaka Honhat 土著人民享有水权。⁵³ 2012 年，法院裁定厄瓜多尔政府败诉，认为该国政府未按规定事先与 Sarayaku 的 Kichwa 土著人民协商，擅自发放石油勘探和开采许可证。⁵⁴

⁴⁵ 见澳大利亚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⁴⁶ 世界银行，“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水：为阿根廷查科地区的偏远定居者提供水”，成果简报，华盛顿特区，2020 年。

⁴⁷ 世界银行，“改善哥伦比亚瓜希拉的供水和卫生设施”，成果简报，华盛顿特区，2019 年。

⁴⁸ Carrier Sekani Tribal Council, “Yinke Dene 'Uza'hne' Guide to surface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2016.

⁴⁹ Government of Canada, “Courts approve settlement agreement to resolve class action litigation related to safe drinking water in First Nations communities”,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Ottawa, 2021 (<https://www.canada.ca/en/indigenous-services-canada/news/2021/12/courts-approve-settlement-agreement-to-resolve-class-action-litigation-related-to-safe-drinking-water-in-first-nations-communities.html>).

⁵⁰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Yakye Axa Indigenous Community v. Paraguay*, Judgment, 17 June 2005.

⁵¹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Sawhoyamaya Indigenous Community v. Paraguay*, Judgment, 29 March 2006.

⁵²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Xákmok Kásek Indigenous Community v. Paraguay*, Judgment, 24 August 2010.

⁵³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f the Lhaka Honhat (Our Land) Association v. Argentina*, Judgment, 6 February 2020.

⁵⁴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the Kichwa Indigenous People of Sarayaku v. Ecuador*, Judgment, 27 June 2012.

49. 特别报告员还承认，法院、政府和议会必须承认河流的法人地位，以保护土著人民属地上的水生生态系统，确保他们获得安全饮用水。一些代表性案例包括哥伦比亚的 Atrato 河、⁵⁵ 澳大利亚的 Yarra 河、⁵⁶ 孟加拉国的 Turag 河、⁵⁷ 厄瓜多尔的 Vilcabamba 河、⁵⁸ 加拿大魁北克的 Muteshekau Shipu(鹊桥河)⁵⁹ 和新西兰的 Whanganui 河。⁶⁰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在法律上承认地球母亲及她作为公共利益集体主体的权利。⁶¹

四. 在实现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方面的限制和挫败

A. 不承认土著人民的存在和没有实现其集体权利

50. 特别报告员指出，土著人民获得水和卫生设施的第一个障碍是，尽管有坚实的国际法律框架，但一些国家不承认其境内存在土著人民。⁶² 由于缺乏充分的法律承认，国家得以采取无视土著人民的做法和知识的行动，包括在水管理方面。

51. 除正式承认土著人民外，承认他们对自己属地和资源的保有权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以确保他们维护其属地内水体的生态稳定条件，并按照其传统的水管理制度为其人民获取和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或随时自由选择采取其他做法。

B. 缺乏对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的尊重以及对水和卫生设施决策进程的参与

52. 在为编写本报告而进行的磋商中，土著人民表示，在影响到他们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权利的政策和项目方面，几乎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被排除在各自国家所作决定之外，也没有被纳入关于寻求解决土著人民水和卫生设施相关需求的讨论。此外，缺乏管理其属地内饮用水供应和卫生设施的法律框架。关于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法律、条例和方案是基于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西方法律概

⁵⁵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Colombia, *Center for Social Justice Studies et al. v.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et al.*, Judgment T-622/16, 2016.

⁵⁶ Parliament of Victoria, Australia, Yarra River Protection (Wilip-gin Birrarung murrn) Act 2017, No. 49, 2017.

⁵⁷ High Court of Bangladesh, ruling of 30 January 2019.

⁵⁸ Ecuador, Loja Provincial Court, Constitutional Injunction No. 11121-2011-0010, March 2011.

⁵⁹ 见 Innu Council of Ekuanitshit, Canada, resolution No. 919-082, 18 January 2021; the Regional Municipality of the County of Minganie, Canada, resolution No. 025-21, recognition of the legal personhood and rights of the Magpie River - Mutehekau Shipu, February 2021.

⁶⁰ 见 Parliament of New Zealand, Te Awa Tupua (Whanganui River Claims Settlement) Act (2017).

⁶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宪法》，第 289-290 条。

⁶² 见 A/72/186。

念，很少采用本土办法处理其与水、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整体关系。⁶³ 在这种情况下，土著人民无法挑战严重影响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安全的法律和政策或项目。

53. 此外，由于缺乏透明度以及政府、公司和组织不愿意分享可靠和完整的信息，土著人民在参与协商时不信任政府和多部门组织。在许多情况下，相关信息没有翻译成土著语言，也没有向土著人民充分解释难懂的技术信息。在对待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方面往往是采取操纵策略，无视土著当局和议事机构程序。例如，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南部 Lega Dembi 金矿附近的 Guji 人遭受了大规模采矿对安全饮用水的不利影响，被剥夺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和获得信息的权利。⁶⁴

54. 特别报告员对农村供水和卫生设施管理私有化进程感到关切，⁶⁵ 特别是在不承认土著人民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在政府与跨国公司谈判时没有与受影响社群和土著人民进行法定事先协商的情况下。

C. 土著妇女面临的具体挑战

55. 与非土著妇女一样，土著妇女面临多种形式的歧视，包括在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歧视，同时还面临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风险。据估计，她们每年要投入 2 亿个小时，从学校、工作或业余时间中抽出时间，⁶⁶ 每天运送大约 100 升水。⁶⁷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报告了 Maasai 妇女的案例，她们要冒着被野生动物袭击的危险，步行五公里去取水。尽管土著妇女面临着具体的挑战，但人们往往不愿意处理土著人民问题的性别层面，因为这样做被视为“干扰文化”或“强加西方价值观”。⁶⁸ 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具体确定所有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妇女、包括土著妇女的不同需求和能力并采取应对措施。

56. 由于最近水源的缺水和污染日益严重，土著妇女被迫走更远的路去寻找饮用水，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性别暴力、歧视和剥削，⁶⁹ 并直接影响到她们的自主权。

⁶³ L.Viaene, “Indigenous water ontologies, hydro-development and the human/more-than-human-right to water: a call for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plurilegal water realities” *Water*, vol. 13, Issue 12, 2021.

⁶⁴ 见团结和兄弟行动促进未来发展组织和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国际人权中心为本报告提交的 材料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⁶⁵ M.F. Ndaw, 私营部门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提供供水和卫生服务：公共部门的作用，2016 年，世界银行。

⁶⁶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土著妇女关于其在水方面的作用 and 责任的参与性讲习班，在线讲习班，2002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 10 日引用)(https://www.unoosa.org/oosa/en/ourwork/psa/schedule/2022/participatory-workshop-for-indigenous-women-on-their-everyday-lives-related-to-water.html?utm_content=buffer8ff6&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⁶⁷ T.R. Zolnikov, “My Walk to Water”,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106, No. 4 (2016), pp. 623-624.

⁶⁸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性别与土著人民”，第 1 号简报，2010 年，第 1 页。

⁶⁹ A/HRC/36/46，第 11 段。

57. 土著妇女的声音和经验往往被排除在关于水管理的讨论和决定之外。绝大多数与水有关的法律和方案没有体现土著妇女形成的与水相关的传统知识以及文化和精神价值观，也没有保障她们的有效参与。

58. 此外，特别报告员指出，与月经和分娩禁忌有关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污名严重影响妇女和女童实现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⁷⁰ 一些文化禁止女童和男童共用厕所，迫使女童把学校附近的灌木丛当厕所。⁷¹ 此外，对于上学的女童来说，月经会造成严重不便，因为月经被认为是羞耻的，这给她们造成了社会压力。⁷²

D. 缺少数据

59. 特别报告员表示，很难找到关于土著人民充分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数据。在为编写本报告而进行的磋商期间，土著人民着重指出，在他们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方面，一直缺乏充分的分类数据。这导致他们被无视，使得他们的问题更难得到理解和解决，并阻碍他们根据自己的世界观、知识和社群管理办法有效参与关于水和卫生设施的公共政策。此外，虽然土著人民经常收集此类信息，但国家往往不接受这些信息，并拒绝将其纳入官方统计。

五. 土著人民在全球水危机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A. 气候变化

60. 人权理事会曾表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会对处于弱势处境的人口(如土著人民)⁷³ 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他们直接依赖水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影响了人类饮用水、农业用水(包括灌溉或牲畜用水)等水资源的供应。在这方面，萨赫勒地区的土著游牧民与非土著定居社群为获得水资源而相互发生的冲突增加。⁷⁴

61. 当土著人民赖以生存的水生态系统因外来巨型项目或强势开发而发生退化或受到影响时，就更容易受到干旱、洪水和其他风险的影响。⁷⁵ 使土著人民进一步面临气候变化危险的另一因素是，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由于北极地区变暖，因纽特人和萨米人已在经历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在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包括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和

⁷⁰ [A/HRC/33/49](#)，第 19 段。

⁷¹ E. Korir, F. N. Okwara and G. Okumbe, “Menstrual hygiene management practices among primary school girls from a pastoralist community in Kenya: a cross sectional survey”, *The Pan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vol. 31, Issue No. 222 (2018), p. 3.

⁷² [A/HRC/33/49](#)，第 19 段。

⁷³ 见人权理事会第 [29/15](#) 号决议和 [A/HRC/39/55](#)，第 63 段。

⁷⁴ [E/C.19/2022/7](#)，第 21-25 段。

⁷⁵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题为“气候变化对弱势群体和人口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影响”的特别专题报告(第 2 部分，第 24 段)。

含水层盐化，威胁到许多土著属地的存续和饮用水的供应。⁷⁶ 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北部的土著人民正在经历干旱，这进一步挑战了这些地区的农业耕作和宜居性。⁷⁷

62. 尽管土著人民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他们的知识体系仍在不断演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气候。⁷⁸ 然而，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土著人民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守门人，但他们在气候变化战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策中的平等参与程度并不高，这阻碍了使其属地适应气候变化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对其社群造成的风险的计划。⁷⁹

B. 抢占土地和水资源

63. 抢占土地是指大规模获取或租赁土地，包括土地附带的水权，用于大范围的农业和牧场、生物燃料、采矿和伐木特许权或旅游设施。这些土地在许多情况下是土著属地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未经土著人民同意就被征用、出售或出租，其借口往往是属地或其保有权没有合法登记。⁸⁰ 根据乐施会的数据，2000年至2011年期间，抢地涉及约2.27亿公顷土著属地。⁸¹ 2022年，巴西的一项法律倡议试图允许将土著人民属地上的水资源用于采矿和水电项目，这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⁸²

64. 据估计，所有被抢占土地上的作物每年消耗约450 000立方米的水，严重限制了受影响土著人民的饮用水供应。⁸³

C. 保护区和养护区以及土著人民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

65. 虽然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但在一些情况下，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对土著人民产生了不利影响。2016年，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指出，根据无视土著人民自决权和权力的环境保护协定，土著人民可能会失去土地、圣地、资源和生计，从而导致被迫流离失所和土地

⁷⁶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太平洋地区的土著人民”，概况介绍，2022年，纽约。
(https://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factsheet_Pacific_FINAL.pdf)。

⁷⁷ 见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西班牙文))。

⁷⁸ 粮农组织，《土著人民粮食体系白皮书/Whipala文件》，第2页。

⁷⁹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29页。

⁸⁰ 保护区和养护区以及土著人民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

⁸¹ Oxfam, *Land and Power: The Growing Scandal Surrounding the New Wave of Investments in Land*, Oxford, 2011.

⁸² 见 BRA 4/2022 号来文和国家的相关答复。本报告提及的所有来文和答复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⁸³ M. C. Rulli, A. Saviori and P. D'Odorico, “Global land and water grabbing”,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 vol. 110, No. 3 (2013), pp. 892-897.

被征用。⁸⁴ 例如，印度强迫驱逐土著人民的理由据称是，人类留在那里对老虎有害。⁸⁵

66. 同样，人权与环境特别报告员指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保护30%的土地和水域，但这增加了侵犯土著人民权利的风险，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参与决策过程，一旦他们的有效参与被边缘化，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协商的权利被忽视，他们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机会就会受到破坏性影响。⁸⁶

67.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数千名土著 Maasai 人牧民面临被强行赶出其传统土地的危险，他们在 Ngorongoro 保护区的家园被拆毁，除其他严重影响外，这可能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供人和牲畜使用的传统水源。⁸⁷

D. 巨型项目和大肆采掘

68. 2019年，前任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巨型项目带来的社会环境崩溃往往对许多土著人民获得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基本生计造成破坏性影响。⁸⁸ 事实上，诸如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水电项目(包括建造大型水坝)、伐木、工业化捕鱼和耕作、畜牧业和旅游业开发等活动给土著人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损失。⁸⁹

69. 大型项目和采掘企业往往造成土地掠夺、强迫流离失所、森林砍伐和退化，影响到土著人民的政府体系、生计、社会凝聚力和 health。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争夺导致土著人民历来使用的河流和泉水被侵占，用以发展各种灌溉计划，而主导方通常是大片土地拥有者。土著人民当作水源的湖泊、湿地、含水层、河流、泉水和溪流往往枯竭，或因采掘业的有毒残留物或农业企业的杀虫剂而受到污染。⁹⁰

70. 在巴西，非法采矿活动及相关的汞污染和毁林威胁到 Tapajós 河流域土著 Mundurucu 人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机会。⁹¹ 在菲律宾，Didipio 河受到重金属污染，影响了土著人民获得安全饮用水和灌溉用水。⁹² 在哥伦比亚，Wayuu 人表示，由于一家煤炭公司对水源的改道和污染，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机

⁸⁴ 见 A/71/229，第 60 段。

⁸⁵ 见来文 IND 9/2017。

⁸⁶ 人权与环境特别报告员，“以基于人权的方式养护生物多样性：公平、有效和必要”，第 1 号政策简报，2021 年，日内瓦。

⁸⁷ 见 TZA 3/2021 号来文和相关国家答复。

⁸⁸ A/74/197，第 4 和 82 段。

⁸⁹ 见 A/HRC/24/41。

⁹⁰ 见 A/HRC/18/35，第 30 和 31 段。

⁹¹ 见 BRA 3/2021 号来文和相关国家答复。

⁹² 见 PHL 1/2019 号来文和相关国家答复。

会。⁹³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个 Lakota 人保留地报告说，由于采矿活动，公共供水中的汞含量比可接受的限度高出八倍。⁹⁴ 在墨西哥的索诺拉，由于大规模灌溉和为提供城市用水进行分流，属于 Yaqui 人的 Yaqui 河的水已经干涸。幸运的是，经过多年的土著人抗议，联邦政府已经开启了谈判解决的前景。⁹⁵

71. 上游的大规模分流或采矿会损害土著人民的人权，即使这些活动是在其属地之外进行的。通常，不仅饮用水会受到影响，食物来源也会受到影响，包括捕捞，而捕捞对一些土著人民的饮食和经济而言至关重要。⁹⁶ 例如，在危地马拉，据称从一个油棕榈种植园流出的化学物已经污染了圣罗曼河，这是生活在该地区的 Q'eqchi 人的唯一水源。⁹⁷

72. 特别报告员认为，确保在土著属地上经营的跨国公司尊重土著人民权利的责任不仅限于这些属地所在国的政府，还应包括这些公司的来源国政府。

E. 对土著人民的刑事定罪、袭击和杀害

73.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对犯罪行为的惊人增长表示关切，其中包括暴力侵害和杀害世界各地捍卫其自然资源和属地的土著人民的行为。⁹⁸

74. 在洪都拉斯，2016 年，捍卫水和河流的土著妇女 Berta Cáceres 因反对 Agua Zarca 大坝而被谋杀。⁹⁹ 在危地马拉，444 人因反对建设 Chixoy 水电站大坝而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这一案件在美洲法院审理，与土著人民的权利特别相关。¹⁰⁰ 在哥伦比亚，许多土著领导人被谋杀，包括恩贝拉土著人 Kimy Pernía，对环境人权捍卫者的威胁也在增加。¹⁰¹ 在巴西，为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采取的措施加剧了种族不平等，损害了土著人民的权利，¹⁰² 这促使美洲人权委员会呼吁对 Yanomami 人采取具体保护措施。¹⁰³ 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和西巴布亚省，由于对土著人民的杀戮和过度使用武力，5 000 多名土著巴布亚人流离失所，他们面临着无法获得食物、水和卫生设施的问题。¹⁰⁴

⁹³ 见 COL 8/2016 号来文和相关国家答复，以及 COL 7/2020 号文件及相关国家答复。

⁹⁴ 见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⁹⁵ 见 MEX 7/2017 号来文。

⁹⁶ A/74/197，第 4 和 82 段；A/HRC/18/35，第 30 和 31 段；A/HRC/39/17，第 29 段。

⁹⁷ 见 A/HRC/40/3/Add.1。

⁹⁸ A/HRC/39/17，第 4 段。

⁹⁹ 见来文 HND 4/2017。

¹⁰⁰ 见 https://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resumen_250_esp.pdf。

¹⁰¹ 见来文 COL 3/2022。

¹⁰² 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和土著人民对土地、属地和资源的集体权利”，2021 年，罗马。

¹⁰³ 见来文 BRA 15/2021。

¹⁰⁴ 见来文 IDN 11/2021。

F. 对健康的影响

75. 由于缺乏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而引起的各种疾病在土著人民中继续增长，特别是在儿童中，包括¹⁰⁵ 呼吸道、皮肤、侵入性细菌和肠道感染、牙科疾病和生殖健康问题(如流产、死胎和先天性残疾)。¹⁰⁶ 2021 年，特别报告员报告说，在 COVID-19 大流行持续期间，缺乏基本的保健服务和卫生设施，使土著人民更加脆弱。¹⁰⁷ 因纽特人获得饮用水的机会有限，卫生系统简陋，这导致传染病和疾病的发病率上升。¹⁰⁸

76. 由于难以获得管道输送的饮用水、室内卫生设施和垃圾收集服务，土著儿童更容易发育迟缓或体重不足。¹⁰⁹ 在巴西，由于缺乏安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约四分之一的土著儿童更有可能患腹泻病。¹¹⁰

77. 由于与水有关的冲突，土著人民常常出现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与非土著人口相比，全世界土著人民的自杀率和抑郁症比率过高。¹¹¹ 虽然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很少谈及这些问题，但对土著居民来说，破坏他们神圣的河流、湖泊和泉水以及饮用水来源会导致抑郁症和各种形式的环境忧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对个人和集体身份和传承的丧失感。¹¹²

六. 结论

78. 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由于殖民化和非殖民化进程产生的多种因素，如系统性歧视、边缘化、征用和流离失所，土著人民不分其地理位置，在

¹⁰⁵ D. Sanderson and others, “Nursing, indigenous health, water and climate change”, *Witnes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Critical Nursing Discourse*, vol. 2, No. 1 (2020), pp. 66–83.

¹⁰⁶ Ecojustice Canada, “Exposing Canada’s Chemical Valley”, Toronto, Canada, 2007.

¹⁰⁷ 见 A/HRC/48/54。

¹⁰⁸ 见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和因纽特团结组织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input-2022-re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people-living-rural-areas>)。

¹⁰⁹ B.L.Horta and others, “Nutritional statu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First National survey of indigenous people’s health and nutrition in Brazi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vol. 12, No. 1 (2013), pp. 1-13.

¹¹⁰ A.L.Escobar and others, “Diarrhoea and health inequity among indigenous children in Brazil: results from the first national survey of indigenous people’s health and nutrition”, *BMC Public Health*, vol. 15, No. 1 (2015), pp.1-11.

¹¹¹ A. Cohen, “土著人民的心理健康：国际概览” (世界卫生组织，1999 年，日内瓦)；R.J. Walker, J.A. Campbell, A.Z. Dawson and L.E. Egede,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Panama”,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vol. 54, No. 10 (2019), pp. 1199–1207; and M.J. Kral, “Suicide and suicide prevention among Inuit in Canad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61, No. 11 (2016), pp. 688-695.

¹¹² A. Wutich, A. Brewis and A. Tsai, “Water and mental health”,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Water*, vol. 7, No. 5 (2020), p. 1461; and M. O’Gorma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impacts of water/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First Nations communities in Canada: an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Health Survey”, *World Development*, vol. 145 (2021), Article 105517.

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大多数土著人民和土著组织的代表报告说，缺乏基础设施，资金不足，以及缺乏资源来支持土著人民属地的水管理。

79. 最为重要的是，各国在法律上承认土著人民的地位及其对土地、属地和资源(包括水生态系统)的权利，这是确保实现其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先决条件。土著人民被迫生活在贫困和边缘化的境况中，国家更有责任向土著人民提供通过行使其自决权来保障这些人权的必要手段。

80. 不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开发大型项目、缺乏协商和决策参与、土地和水资源的掠夺、气候变化甚至将土著人民的权利主张定为刑事犯罪等各种外部因素都妨碍了土著人民在世界各地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

81. 土著人民愿意交流他们在水管理做法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并与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然而，合作对话和努力必须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进行，必须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威、知识和生活方式，而且土著人民应能够确定其在水资源使用和管理方面的优先事项，包括其传统做法和与水的精神关系，以及卫生做法的制定和实施。

82. 土著人民的世界观(包括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管理水生态系统)以及他们将水作为共有物(涵盖社群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管理)的观念为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以及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民主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应该作为人类在当前全球水危机中应对挑战的方法得到承认和重视。

83. 土著妇女有责任为今世后代保护和看护水资源。此外，与非土著人社群一样，土著妇女往往承担着确保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重任，但她们在有关水和卫生设施的决策中经常没有发言权。

七. 建议

84. 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报告员提出以下框架，以确保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并建议所有国家通过以下方式予以落实：

(a) 在国家立法中承认土著人民在其境内的存在及他们对土地、属地和自然资源(包括水生态系统)的集体权利，土著人民根据现行国际协定和双边条约对其属地的土地、资源和水权拥有合法的共同所有权：这一立法必须尊重土著人民的世界观、知识和习惯法及做法；

(b) 在制定、通过、执行和监测涉及土著人民的土地、属地、资源或水生态系统，并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在法律上确保土著人民享有协商权利，包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具体方式包括以土著人民语言和具有文化适当性的传播方式提供信息：涉入土著人民属地的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应确保土著人民有权在此

类协商期间选择自己的专家，并应尊重土著人民根据其自决权及通过其代表机构组织的大力参与；

(c) 保障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并在他们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如与水有关的极端事件造成的情况)危及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时，不加歧视地为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安全饮用水；

(d) 承认并支持土著人民将水视为共有物的观念，承认并支持他们在其属地上建立以社群为基础的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管理系统，以及他们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祖传做法和习俗利用水生态系统；

(e) 确保土著人民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有效参与有关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决策进程，特别是参与制定和执行计划，以预防、适应和管控气候变化引起的与水有关的风险，包括干旱、洪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

(f) 确保土著妇女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充分和适当地参与有关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讨论和决策，并确保她们有自己的空间来审议和拟订加强其积极参与的建议，同时承认她们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任务中的参与，并承认她们有能力保护、管理和看护水；

(g) 确保土著人民对完全在其属地内的流域和含水层实行自决，并对与他人共享的流域和含水层实行民主治理，从而保障土著人民和非土著人民的平等参与；在就影响到土著人民的水源、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作出决定时，也必须保证平等参与；

(h) 优先考虑土著人民的属地，以消除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现有的歧视性差距，并确保土著当局获得必要的投资、手段和措施，以便他们能够保障土著人民享有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案必须尊重土著人民的世界观；考虑到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能力差距；促进文化间对话，从所有谈判的一开始就加强土著人民的参与；增加他们在管理其系统方面的自主权，包括为充分的培训、技术支持和维护分配预算；

(i) 通过政策、准则和议定书，有效保护土著属地上的环境人权维护者，并确保土著人民能够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特别是在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方面；

(j) 除国家法院外，将可能侵犯土著人民权利的行为提交给涉事公司来源国的法院；

(k) 通过收集和储存关于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数据，并将此类信息纳入官方统计，促进和支持土著人民的主权。

85. 特别报告员建议联合国机构、政府间发展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

(a) 在与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所有方案和项目以及在影响土著人民水生态系统的所有方案和项目中，尊重、支持和监测土著人民有效行使参与权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

(b) 与各国政府一道,支持土著人民推动的关于记录传统知识和水管理做法的倡议,为此提供资金和机制,以确保此类传统知识不会消失;

(c) 推进这样一种观点,即水和卫生设施项目必须在文化间对话、尊重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和世界观以及土著妇女参与的基础上,以基于人权的做法指导各项战略;

(d) 在土著人民亲自参与下,制定一项国际议定书,用以跟踪和监测在影响其属地的项目中遵守有关土著权利的国际协定的情况。

86.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公司和投资者:

(a) 公开承诺遵守《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开展人权尽职调查,以发现、防止、减轻和查清其活动对土著人民人权的任何不利或潜在不利影响;

(b) 在土著人民属地上开展活动之前,通过开展自由、事先和知情的程序,征得土著人民的同意,包括为此目的分配充足的资源:土著人民的同意可包括分享所产生的利益;

(c) 根据指导原则 31,在与土著人民接触和对话的基础上,为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个人和社群建立申诉机制,确保这些机制和补救措施具有文化适当性;

(d) 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包括《指导原则》所载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即使在没有国家立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e) 确保不损害土著属地上土著人民和环境人权维护者的安全,如果发现此种行为,则根据国际人权义务接受问责。

87. 特别报告员建议学术界和研究中心:

(a) 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促进与土著人民的合作研究,建立共享成果,并在土著人民的属地上推动实施有效的水和环境卫生问题公共政策;

(b) 与土著人民合作制定议定书,以加强土著人民知识、研究方法和科学知识建构,抗衡采掘方利益。

88. 特别报告员强烈建议,所有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在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时遵守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土著人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建议。

89.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赞同本报告及其建议。